

当代名家精品珍藏

双手合十

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ang
Shuangshou Heshi

赵德发 / 著

APETIN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当代名家精品珍藏
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ang

双手合十

赵德发 / 著

AP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双手合十/赵德发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3.8

(当代名家精品珍藏)

ISBN 978-7-5396-3535-4

I. ①双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51912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朱寒冬 姜婧婧

装帧设计:丁 明 许含章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(0551)65661327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4.25 字数:350 千字

版次: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2.8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第一章 还汝一钵无情泪 / 1
- 第二章 念佛是谁 / 25
- 第三章 新年头炷香 / 42
- 第四章 狮虫猖獗 / 58
- 第五章 犯戒 / 88
- 第六章 出家 / 104
- 第七章 烦恼 / 122
- 第八章 佛学院 / 137
- 第九章 卵子与河豚 / 155
- 第十章 还俗 / 172
- 第十一章 芙蓉山 / 188
- 第十二章 惊雷 / 207
- 第十三章 从政也要守戒 / 220
- 第十四章 莲花中的珍宝 / 237
- 第十五章 修行之路 / 253
- 第十六章 吃茶去 / 268
- 第十七章 拖死尸是谁 / 288
- 第十八章 佛七 / 304

- 第十九章 贝叶经 / 321
- 第二十章 指头与月亮 / 336
- 第二十一章 闭关 / 353
- 第二十二章 受戒 / 377
- 第二十三章 平常禅 / 396
- 第二十四章 佛代会 / 414
- 第二十五章 天竺阴影 / 436

第一章 还汝一钵无情泪

是寻找与逃遁这两种冲动，让慧昱一大早就离开叠翠山佛学院，坐长途大巴来到了芙蓉山。

慧昱已经有两年多没见师父了。2000 年春天，他和师父实在忍受不了明洲通元寺的铜臭味道，便决定一起离开，慧昱打算去叠翠山考佛学院，师父却没说去哪里。离开通元寺的那天晚上，师徒俩去了明洲城西的简山，在法泽老和尚的墓塔旁边守了一夜，缅怀老和尚生前的高洁道风和对他们师徒俩的深切关爱。天明后下山，在公路边等到了去叠翠山的车，慧昱又问师父今后的打算，师父只说了四个字：冷处安身。说罢，师父摆摆手，目送他上车远去。此后，慧昱再也没有了师父的消息。

那年夏天，慧昱如愿以偿考上了佛学院，但他对师父的惦念与日俱增。他想，虽然佛门有云游四方、岩居溪饮的传统，但师父毕竟年事已高，经不起风霜雪露。再想想师父几年来对他极为呵护，他身为师父的爱徒，现在却不知其去向，不知其安恙，不能贴身伺候嘘寒问暖，心中更是充满了愧疚。他曾打电话给师父的大女儿孟忤，问她知不知道师父的消息。孟忤说，她也不知道，她曾开车跑了许多寺院，到哪里都是扑空。慧昱说，到寺院里怕是难找，因为师父说过要在冷处安身。孟忤问冷处安身是什么意思。慧昱说，我猜想，师父说的冷处，一是冷清僻静，二是位于北方。孟忤问，为什么要去北方？慧昱说，师父曾经讲过，北方天冷，心性易于平静，对修道有利。孟忤说，北方大着呢，我到哪里去找哇？这老

头子，走的时候也不跟我说一声，现在住在哪里也不给我个信儿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慧昱想，师父的踪迹也真是难觅，北京是北方，黑龙江也是北方，找起来可谓大海捞针。

想不到的是，三天前孟忤突然打电话给他，说她父亲就在全省北部的一座山里，离明洲只有三百公里。慧昱问她怎么找到的。孟忤说，她找来找去没有结果，最后想到了一个办法：给各地旅游局打电话，问他们那儿的山里有没有一个老和尚。问到怡春市，接电话的正好是旅游局长，是个女的，姓云。云局长说，她们那儿的芙蓉山里有一个住岩洞的老和尚，法名休宁，下巴正中有一个大黑瘡子。慧昱一听不胜欣喜，说阿弥陀佛，真是太好啦，我放了寒假就去看他！孟忤说，你去吧，也好叫孟悔找不到你。慧昱惊讶地问，什么？她还要来找我？孟忤说，这丫头简直是疯了，说过几天就去找你，如果到佛学院找不到，就跑到你的老家等，看你回不回家过年！慧昱拿着电话老大一会儿没有说话，烦恼像乌云一样，无声无息地在他的心中涨满。

所以，他来芙蓉山还有一个目的：躲避孟悔，消弭业障。

业障是三年前出现的。那时他还在明洲通元寺。有一天他在天王殿值班，孟忤、孟悔恰巧来看望父亲。这姐妹俩每隔几个月便来一次，与他早已认识。他带她们去师父的禅房，正在打坐的师父睁开眼睛，对女儿十分冷淡。孟忤提出，想在通元寺打一次普佛，超度一年前死去的母亲，师父却不同意，并撵她们快走。慧昱明白师父的心思。师父是怕本寺大众更加了解自己曾经娶妻生女的过去，脸上无光心中羞耻，便建议姐妹俩到简山普照寺去做。孟忤出于无奈只好同意，却说她们不认识那儿的僧人，怕他们不给好好安排。慧昱说，我送你们过去，我认识那儿的知客。他向当家和尚请了假，就带姐妹俩去了明洲城外的简山。简山并不高，但对穿高跟

鞋的姐妹俩来说，那一级级青石台阶却成了险途。走着走着，孟悔突然把脚崴了，一屁股坐到地上，痛得直叫。孟忡想扶着她走，但她的那只左脚不敢落地。无奈，孟忡便让妹妹坐在这里等候，自己和慧昱去了普照寺。等把法事谈妥，二人匆匆下来，孟悔还是不能行走。这时天已黑了，路上再没有别人。慧昱也没多想，就说：我把你背下去吧。他往地上一蹲，孟悔就乖乖地伏到了背上。他站起身将孟悔往上颠送了一下，女性身上的软处硬处都让他觉得清清楚楚。他的心急跳起来，同时也明白了自己已经犯戒。但他想，自己是在救人，而且也没起欲心，应该不是什么大错，于是平息心绪，背着孟悔一步一步下山。然而走了没多远，他却感到脊背上有个东西怦怦跳动，同时脖颈上还有气息一下下急吹。那气息带有清香味儿，和麦子开花时走在麦田里闻到的差不多。他觉得事情不妙，便把步子迈得更快。终于走到山下，眼看就要到停车场了，那孟悔竟将头勾到他的左肩，嘴对着他的耳朵轻声说：真想叫你背一辈子！接着，还紧紧搂住他的脖子，用火热的脸颊在他耳边蹭来蹭去。慧昱一边偏着头躲避，一边向着孟忡的车疾跑。跑到那儿，把孟悔一放，才站起身来大口大口喘气。

就是这么一次，孽缘悄然结下。半个月之后，慧昱又在值班，孟悔微跛着脚来了，一进门就看着他羞笑。慧昱心中发慌，说：“孟悔，你又来看我师父呀？”孟悔说：“是呀，你快领我去吧。”慧昱便领她往里走。走到大殿后边的甬道，孟悔却说：“慧昱哥，我想到你屋里看看。”慧昱哪里敢应，只说：“你不是看我师父嘛，快走罢。”孟悔站在那里不走：“他有什么看头，我今天是来看你的！”慧昱说：“我也没什么看头。”孟悔盯着他的脸道：“怎么没有看头？我整天在梦里看你！”慧昱正不知所措，师父突然走了过来。师父看看他，再看看小脸通红的孟悔，问道：“悔悔怎么来啦？”孟悔说：“来看你呗。”

说着就把手中提的一袋李子往他手中递，慧昱这才得以脱身。但他没敢再去值班的岗位，而是跑到自己的寮房呆呆地坐着。晚上，师父把他叫去，问孟悔是不是对他有了意思，他如实以告。师父说：“我知道这丫头的脾气，固执得很。你一定要躲着她！”慧昱说：“师父，我明白。”此后，孟悔又来庙里找过他，他一见便躲。

其实，慧昱躲得了孟悔，躲不了自己的欲心。他来到世上二十多年，从没和女性有过亲密接触，背孟悔下山是第一回。事后，他时常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即便是坐禅时，也经常感觉到背上还趴着那个孟悔，脖颈边还有带麦花香味的氣息轻轻吹拂。这样一来，那尘根昂扬坚挺，久久不倒。好多回在睡梦中，孟悔还和他有更为热烈的举动，让他第二天不得不偷偷去洗内裤。他知道，自己这样虽然还没犯比丘戒条中的“故弄阴出精戒”，但肯定算不上禅心清净，于修行大有妨碍，于是就努力地不去想孟悔，竭力地熄灭那份欲心。

和师父分手后，慧昱去了叠翠山，先拜遍山上所有的寺院，然后住进了山下的明慈寺。他在那里紧张地复习了两个月，一举考进佛学院，到9月份便成了一名学僧。进佛学院后，整天让功课追着，那个孟悔似乎离他越来越远。万万没有想到，2001年的一个春日，他吃过午饭正在宿舍里看书，传达师父突然来说有人找他。他到学院门外一看，在一丛怒放的山茶花旁边，正站着貌美如花的孟悔。慧昱问她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”孟悔莞尔一笑：“只要我想找，你跑到天边也没用——我是在通元寺打听到的，有人知道你考上了这儿的佛学院。”慧昱说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孟悔说：“来告诉你，我天天想一个叫慧昱的人。”慧昱一听这话急了，跺着脚道：“你为什么要缠着我不放？”孟悔用火辣辣的目光盯着他说：“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可能你是我前世结下的冤家吧。”慧昱听了这

话，茫然地看着叠翠山顶法海寺的塔尖，似要找寻他那缥缈的前生。孟悔又说：“我知道你不想理我，也知道你不可能还俗跟我结婚，可我就是放不下你。”慧昱说：“你怎么就放不下呢？你看社会上有多少好青年！”孟悔却把小脸一歪，斜视着他说：“我就看你好，我就看你好。”慧昱实在招架不了她的话语和眼神，只好逃进学校，任孟悔再三托人叫他他也不再出来。

那次，孟悔在叠翠山待了三天，天天站在校门口要见慧昱，最后还是没等到他，只好哭着走了。此后，孟悔经常给他写信倾吐爱意，大诉衷肠，说自己如何如何想他。慧昱也给她回过几封信，劝她赶快警醒，不要这么痴迷。但孟悔还是给他写信，热度丝毫不减。在一封信里，孟悔还畅想了她与心爱的慧昱哥终于相逢的情景，用语相当大胆，描绘十分具体，让慧昱看得周身发热，一连好几天心神不宁。所以，慧昱每接到孟悔的一封信，那烦恼便多上一重。

烦恼的增多，还有来自同学觉通的蛊惑。

那觉通是明洲人，俗名叫郝有。慧昱多次想过，与这样的人同住，简直就是与魔鬼为伴。觉通出身于明洲市的富豪之家，上中学时嫌功课太累，竟一时兴起跑到叠翠山逃入空门，他父母找到后求他回去他坚决不干。他说，你们放心，我早晚拿个大学文凭给你们看。后来他果真考进了佛学院，从此父母转嗔为喜，经常过来给他送钱送物。慧昱见过他们，都是一副暴发户的做派。尤其是觉通的父亲，初次见慧昱时还给了他一张贴金的名片，上面竟然印着“中国运广集团董事长、总经理”的字样。仗着父母有钱，这觉通养成了许多坏习气，功课学得马马虎虎，个人修习从不努力。但这家伙很会伪装，他在大众面前并不张扬，像个老老实实的学僧，可回到宿舍什么事情也不避同住的慧昱。他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网

聊天,用手机给女孩打电话或发短信,甚至引诱她们星期天来叠翠山相会。对他的行径,慧昱多次提出批评,觉通却说:“净土不离秽土,莲花不离污泥。我做秽土,做污泥,恰好衬托了你的清静与高洁。如此说来,我也是在做功德,明白吗?”慧昱只有摇头苦笑。他也想过向班主任报告,还想过在半月一次的诵戒会上公开揭发,但他想想人家是亿万富翁的孩子,便又把念头悄悄捺住。他想,安排我与觉通同住,也许是佛祖对我的考验呢。那我就把宿舍作为道场,刻苦修行吧。

与魔鬼同住,修行格外艰难。经常的情况是,晚上九点半,熄灯的板声响过,慧昱关灯在床上打坐了,可对面的觉通还在上网。那电脑屏幕亮亮的,映得他脸色发蓝,活赛个魔鬼。慧昱知道,觉通又在聊天,他化个名字,没人知道他是出家人,更没人知道他还是一位学僧。慧昱想,你愿堕落就堕落,反正我要有正信正行,于是就自己坐自己的。可是觉通经常一边上网,一边向他讲起女人,弄得他坐不成禅,心烦意乱。记得今年秋天有一回,觉通还叫醒已经入定的慧昱,将电脑搬转,让他看网友发来的照片。慧昱睁眼一看,心立刻急跳起来,原来那是个穿得极少的女孩,于是急忙闭目合掌:“阿弥陀佛!”觉通又说:“你怕什么?你睁眼看看,然后做不净观、白骨观不就得了。”慧昱还是不睁眼不答话,只是念佛。觉通一拍大腿笑道:“哈哈,纵是白骨也风流!”而后再不理慧昱,将电脑在大腿上放正,又弓腰低头鼓捣起来。慧昱跌坐在床,默念佛号,以求收心止念。然而,他看到的那个女孩还是在眼前晃悠,晃悠片刻,又变成了孟悔。孟悔歪着一张小脸,斜视着他说:“我就看好你,我就看好你。”这时,慧昱心中大乱,丹田鼓胀,那欲帜也高扬起来。他烦躁地咽下一口唾沫,对孟悔做不净观,想象她九窍常流,污秽不净,剥去一张皮就是个屎包;还做白骨观,想象她皮囊去尽,

只剩一架白骨站在那儿。然而这些都不中用,因为他无法驱走耳边那个含情脉脉的女声。慧昱心急如焚,额上冒汗,连屁股都坐不稳了。他想,我带了这个业障,今后可怎么办呢?

现在从孟忤那里得知,孟悔又要去叠翠山找他。他没等到放假,前天期末考试一结束,便向班主任心澄法师讲了这件事情,说他想早一点离开学院。心澄法师早就听慧昱讲过孟悔追他的事情,立即点头同意。于是,今天一大早他就动身,实施了他的逃遁计划。

在这陌生的芙蓉山里,他第一次见识了异样的雪天。

那雪的下法很特别。他在山下,还能看得见西斜的冬阳和芙蓉山那庞大而优美的轮廓,但到了半山腰,却见云遮雾罩,远近峰峦悉数不见,连路边的树木也模糊不清。再走,就发现无数小白点儿在他眼前飞,有的飘然横走,有的悠然上升。他想,这是雪吗?用手接几粒看看,是雪。可这雪怎么不是在下,而是在飞?他想了想,便明白自己是走进雪云里面来了。

原来高山之上还有如此妙境,怪不得师父要一个人住到这里。慧昱向山上看一眼,益发加快了攀登的脚步。

雪粒虽在飞舞,但毕竟有落下的。慧昱的身上、眼前的地上,渐渐地白了一层。

与雪俱来的冷也让他感觉得真切。因为光着头,两只耳朵像遭了猫咬,是一种锐疼;脑仁儿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攥紧,是一种钝疼。他身上虽然穿了絮棉僧袍,但现在就像披着薄纱似的,根本挡不住那凛冽的风,于是寒噤连连,浑身哆嗦。

越往上走,那云的含雪量越大,他眼前尽是曼舞的雪花。好在路只有一条,只管向上走就是。走了半天,越过一道山梁,前面忽然出现一道山谷,谷边石壁上刻有“清凉谷”三字。谷底是一条山

溪,溪两边尽是落了叶子的合欢。溯溪而上,两边竟然没有一棵杂树。他想,怎么有这么多的合欢呀?这树也叫芙蓉树,芙蓉山肯定是由此得名。

再往上走,便是更陡的石阶路了。他不知道这山还有多高,这路还有多长。更重要的是,他不知道师父住在山中什么地方。

“师父!师父!我是慧昱!”

他在一棵高高大大的合欢树下站定,放开嗓门喊了起来。

立即有了响应。但那是山谷的回声,不是师父。

他又往上走,走一段便喊几声。

暮色四合,天暗了下来。慧昱有些着急:这样的雪天,这样的荒山,如果找不到师父可怎么办?于是,他走得更急,喊得更急。他嘴里喷出一团团白气,竟把面前的雪花冲出老远。

越往上走清凉谷越浅,那山溪成了一步即可跨过的窄流,合欢树的长廊也到了尽头。慧昱觉得前面发黑,抬头一看,原来是一堵石壁立在左前方,高不见顶,右边则是一块齐胸高的巨石,侧面刻有“罗汉榻”三字。再看那路,一条向右,一条越过山溪向左。他不知道该往哪走,只好又喊起了师父。

两声之后,左边的高岗上有了一声苍老的咳嗽,接着是一声发问:“是慧昱吗?”

慧昱欣喜若狂,立即大声道:“师父!我是慧昱!真的是慧昱!”边说边往上跑。

茫茫飞雪中,果然站着一位老僧。他干干瘦瘦,须发皆白,身上的僧袍褴褛不堪。

“师父……”慧昱扑到他的跟前,五体投地,泣不成声。

师父弯腰把他扶起,拍打干净他身上的雪,说:“快进洞暖和暖和。”

慧昱转身一看，原来那岩壁上有一个黑咕隆咚的半圆形洞口，袅袅青烟正从中飘出。随师父往里走时，见旁边石壁上刻有“狮子洞”三字，便问怎么叫这个名字。师父一笑：“这里面住过狮子。”

一进洞，融融暖意扑面而来。原来在山洞的一个角落，一堆火正旺旺地燃着，上边架了一把铝制水壶。再看这洞，有两间屋大小，正面一块突出的石头上，安放了一尊小小的铜佛。他向佛顶礼罢，再看别处，发现离火堆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垫了山草的睡铺，上面有席子和被褥。睡铺旁边则是石桌，上面有茶壶、茶碗和暖水瓶之类。

慧昱问：“师父，你到这里多长时间了？”

师父说：“两年了吧。”

慧昱问：“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”

师父说：“离开通元寺，我一路化缘一路向北走，每遇一座山就进去看看，但那些山都不合我的心思。可来到芙蓉山之后，心情突然十分舒畅，感到了一种大自在、大解脱。尤其是发现了这个山洞，进来一坐，真的是远离客尘，万缘放下。感谢佛，感谢菩萨，让我有了这么一个好道场！”

慧昱笑道：“记得书上讲，过去有些僧人在深山修行，‘掬水月在手，沾花香满衣’，师父你现在就是这种境界了。”

休宁微笑着说：“对，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

慧昱说：“是孟忤姐姐告诉我的。”

师父问：“她听谁说的？”

慧昱便把孟忤这两年怎么找他的事情说了。休宁听罢摇头道：“找什么找。”

说罢，他走到石桌那里，从一堆晒干的茶叶里检出几片，放进

紫砂茶壶中。慧昱急忙提起暖瓶，倒水沏上。

慧昱倒上茶，给师父递去一碗，自己端起了另一碗。他觉得肚子饿，便从包里拿出了路上吃剩的半条饼干。他还把给师父买的几包点心拿出来，让他品尝。师父却摇了摇头：“明天吧。”慧昱想，师父多年来一直遵循佛制，过午不食，看来住进深山之后还是这样。

他问师父，平时在这山里吃什么？师父一笑：“一池荷叶衣无尽，数树松花食有余。”慧昱知道，这是唐代大梅法常禅师的两句诗。他又接续下面的两句：“‘刚被世人知住处，又移茅舍入深居。’师父你真是那样？”休宁道：“我吃过松花，可还没穿过荷叶。过去一些僧人在山里住，都是靠野果、松花之类果腹，有的甚至吃树叶、吃青草。在这芙蓉山，能吃的东西多着呢，尤其是春、夏、秋三季，那真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”慧昱问：“冬天呢？冬天怎么办？”休宁向火堆旁边一指：“你看，我不是早就备下了。”慧昱过去看看，那里有一些栗子、一些橡子、一些干蘑菇，还有一堆像干姜一样的东西。慧昱问那是什么，师父说是黄精。慧昱问：“这东西也能吃？”休宁说：“怎么不能？这是一味中药，道家叫它‘仙人余粮’，不只是能填饱人的肚子，还能补肺气，强筋骨，延年益寿。”慧昱看看师父，半信半疑。

休宁又说，他到这芙蓉山之后，当地一些居士知道了，相继过来看他，还供养了许多衣食之物。他只留下了一床被褥、一把水壶、一把暖水瓶和一套茶具，别的一概没要。久而久之，他们也就不再来了。

慧昱吃下半条饼干，和师父说起他在佛学院的情况。听慧昱说在那里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居全班前列，休宁高兴地说：“好，我徒弟能成佛门龙象！”他问慧昱毕业后打算去哪里，慧昱说：“我到这

里来伺候你吧。”休宁摆手道：“还是别来。大丈夫志在四方，跟着我这老朽有什么出息！”

说到这里，休宁沉默片刻，又问：“这两年，悔悔找过你吗？”慧昱低下头来，叹一口气道：“找过。刚听孟忏姐说她最近又要去，所以我没等放假就跑到了这里。”休宁使劲揉搓着自己的双膝，痛苦地说：“这丫头，怎么就执迷不悟呢！孽障啊，真是孽障啊！”慧昱哭唧唧道：“师父，你快给我想个办法，让我能够清净一点。”休宁说：“我以前跟她谈过，没起作用。看来，这两年她姐姐也没能劝出效果。这丫头，简直就是个魔了！”

他吁出一口粗气，又说：“可是慧昱你也要明白，无论是你，还是我，修行的路上都不会一帆风顺，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磨难。佛祖不对他的弟子做些考验，那他还是什么佛祖？”

慧昱说：“我也明白，没有魔道，也就没有佛道。佛魔同在，正是世界的实相。”

休宁说：“对，就是这样。最要紧的是自己把握住自己，战胜魔障，在修行途中勇猛精进。如果不能抵挡住诸缘侵袭，平息性海风浪，怎能破惑证真，求得开悟？”

火熄了，只剩下一堆闪着幽光的余烬。休宁去洞外撒一泡尿，捧起一捧雪搓净了手，回来在佛像前点上一支香，而后指着草铺对慧昱说：“你困了就睡。”

慧昱也去洞外方便。外面风停了，雪还没停。因为漆黑一片，慧昱看不清那雪花，但能觉得有许多凉凉的小东西向他头上脸上撞来。

回到洞里，他见师父已经在佛像前的蒲团上端然趺坐，闭上了眼睛。慧昱想，师父现在坐禅，肯定还是不倒单。

通宵打坐，胁不至席，这是古时禅师常用的修行方式，称之为

不倒单。休宁师父从1979年再次出家至今，已经坚持了二十多年。师父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他还俗回家，罪业深重，他要用这个办法消业。再说，参话头修禅，要想开悟，也非下苦功不可。慧昱出家后也曾向师父学习，多次这样练过，可是哪一回都没能坐到天亮，都是夜深时以昏睡倒地而告终。那时师父也没强求他，只让他晚上随大众坐完香即睡。慧昱想，现在我来到这里，一定要陪着师父坐上几夜，以磨砺自己的道心，也让自己的禅定功夫加深一点。

他在草铺上将两条腿盘起，两手在小腹上结三昧印，微闭双目，念了几声佛号，然后参起了话头：

念佛是谁？

念佛是谁？

念佛是谁念佛是谁念佛是谁念佛是谁……

照顾着这句话头，把万念放下，慧昱的心渐渐变得平静与安详。此时洞外的风已经停歇，万籁俱寂。但在那静寂之中，有一种声音越来越清晰。那是雪花飘落的声音。瑟瑟，瑟瑟，瑟瑟瑟瑟……慧昱的心越静，这声音便越响。后来，它竟然像经声，像梵唱，灌满了整个山洞。慧昱这时想起一个佛门故事。明代有位侍郎向莲池大师道：“夜来老鼠唧唧，说尽一部《华严经》。”莲池大师问他：“猫儿突出时如何？”侍郎答不上来，莲池大师就代他答道，“走却法师，留下讲案。”那么，今天夜间这漫天飞舞的雪花也是在讲经，这么讲上一夜，怕是把三藏十二部真经都讲遍了。

念佛是谁念佛是谁念佛是谁念佛是谁……

他似睡非睡，似醒非醒，一直坐着，对那句话头的参究，也一直没有停下。

坐到后来，旁边有了一些动静。睁眼看看，原来洞口已经蒙蒙发亮，师父正在蒲团上向佛礼拜，看样子是在做早课。他急忙放腿